



玉山的布農與鄒 的文學對話

錄音整理／陳滢州

霍斯陸曼
·
伐伐
VS
浦忠成

2007年7月7日 週末文學對談 NO.66

布農族和鄒族都在玉山的崇山峻嶺之中，兩族有些許相似，例如生活習慣、服飾、神話傳說，但也有相異之處。另外這兩個族群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無論是傳說故事中兩族是兄弟之族，或者近數百年來兩相敵對征戰。如同學者浦忠成所言，在五十、一百年前兩族男人的對話是不可能的；今天兩人的相遇，確實證明了台灣社會與歷史不斷地變化。

浦忠成一出場便先介紹他的名字，巴蘇亞·博伊哲努，及其家族姓氏的意涵。依照神話傳說，「博伊哲努」是暴風的孩子。因為有一次暴風雨過後，暴風愧疚自己摧毀了農作物，便把小孩留下來作為補償，這個小孩就是「博伊哲努」家族的祖先。霍斯陸曼·伐伐（以下簡稱為伐伐）也不甘示弱，解釋自己家族「霍斯陸曼」是完全包圍、完全撲滅的意思，也是不能小覷的。在兩人獨特的開場之後，整場對談就從伐伐的生命經驗與寫作歷程為主軸，穿插對原住民族及原住民文學的關愛與期許。

部落記憶與成長歷程

首先，伐伐提到小時候的部落經驗。因為日治時期布農族發動「大關山事件」，所以被迫遷居到台東的廣原村。在他印象當中，現在池上米的水田原本也是他們所有的，但是後來不知為何又不是了，所以他用「節節敗退」四個字來形容原住民的處境。小時候，他經常

感到迷惑，為何曾經擁有的東西，但到最後都不再屬於他們。每到晚上老人家喝酒後吟唱哀怨的布農古調，跟長大後到平地求學時聽到〈兩隻老虎〉、〈雪霽天晴朗〉，他覺得奇怪，為什麼歌會有明顯的不同？後來長輩更以小孩會講國語為榮，但是到學校讀書也被罵成「番仔」。雖然當時還沒有清楚的意識，但長大以後才慢慢感覺到原來自己屬於這樣一個族群：主體文化被同化或被殖民，長輩也漠視自己。

伐伐對原住民的神話故事開始感興趣，是在就讀師專的時候，因為在圖書館發現很多屬於原住民的書籍。他才發覺原來自己族群的文化、神話或生活方式是那麼不同，但他不認為這是落伍或野蠻，而且嚮往以前生活是那麼的簡單、快樂。畢業之後，加深了對主流社會的不信任。在金門當兵的時候，剛好是「單打雙不打」階段，隔年在台灣島內發生美麗島事件、馬山連的連長叛逃…這種種事件讓他改觀，他開始懷疑：守第一線的意義何在？主流社會是不是那麼「文明」？退伍後，以前



被稱「暴民」的黨外人士變成了領導人。他更加認為漢人所謂的真理就好像變形蟲一樣，不如部落裡的觀念，從上而下、崇老敬賢，不是更值得信仰、當作人生標的？這就是為什麼伐伐要編寫原住民故事的原因。

早期創作

浦忠成指出，伐伐小時候曾經受過傷，躺在病床上，那時就曾聽父母親說過一些神話傳說。一般認為他是從《玉山生命的精靈》才開始做搜集、整理，事實上從小就接受了這些傳統智慧。擁有部落經驗的原住民作家，例如田雅各（拓拔斯·搭瑪匹瑪）、夏曼·藍波安，或是依凡·諾幹，甚至已經過世的田敏忠，他們的文章中就充滿很多部落記憶，所以對於這些非常豐富的童年記憶、部落的點點滴滴，信手拈來就成為相當有趣的敘事體。《玉山生命的精靈》、《中央山脈的守護者：布農族》這兩本書是伐伐將小時候所聽到的素材中整理出來的。事實上，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的調查，甚至更早期的日本學者《蕃族調查報告書》中也有提及很多神話故事。但是以一個族群出發去調查，自然有其不同的意義。

伐伐提到，因為看到托拔斯《最後的獵人》以及一些原住民作家的作品，認為他們寫出來的故事與遭遇，他也經歷過，而且還很熟悉，於是就嘗試寫作。最早的三本書主要得感謝路寒袖、王家祥、吳錦發；後來有一段時間得到彭瑞金的鼓勵。葉石濤也曾經講過一句話：「台灣文學的未來就在原住民文學的肩膀上。」他感到大家對原住民文學有很高的期望，只不過自己都不太認真而已。

原住民作家的寫作方式非常特別，憑著自己的認知、感知，以及思維方式去寫，再加上南島民族的基本語言結構跟漢語系不一樣，因此在閱讀原住民作家的作品時會感到他們經常不按中文慣用的表達「常理」去寫。浦忠成覺得這種突破的寫作方式是台灣文學中一種別出心裁、不同風格的表達方式，他呼籲原住民作家應該要回歸這種創作技巧，並且努力地去建構。

《玉山生命的精靈》改寫了布農族神話，伐伐喜歡用對話的方式，比較不會枯燥乏味。如果想要了解精采的布農族傳說或神話故事，基本上可以參考伐伐的作品。《那年我們祭拜祖靈》也是使用這種方式，同時依照作者的敘事模式，配置一個重要的主角，讓他們來現身說法。然後，伐伐就會化身為文本中的一個人物，用全知觀點去做一些情節的鋪陳，隨時跑進來說話。所以，整個作品很容易進入到他所營造的情境裡面。讀起來不會費力，但是能感受到那些非常有意義的文化觀念、部落習俗與禁忌。

近期創作

伐伐相信既然布農族族群還存在，這個族群絕對有生存下來的道理和美好的一面。他相信只要把美好的一面寫出來，就會有人停下來駐足欣賞，並在心中發出讚嘆的聲音。他同意彭瑞金的觀點，他認為必須要以這塊土地主人的雅量來訴說，這個族群是如何在這塊土地上生活成長，如何讓這塊土地跟族群共同生存、和諧的在一起；而不是說受到委曲就要哭訴、就要抵抗。他強調，原住民不應該如此不堪地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因為原住民的聲音是最先飄蕩在這塊土地上的。像莫那能的詩、瓦歷斯·諾幹的文章，這種抵抗式的文章有它的

霍斯陸曼·伐伐，布農族巒社群人。作品有《玉山的生命精靈》、《那年我們祭拜祖靈》、《中央山脈的守護者—布農族》、《鯨面》、《玉山魂》，為原住民文化書寫及詮釋發聲。在台灣這麼一個多山的島嶼，台灣整體生態也深受著山林的影響，藉著親近由山林衍生、主導的山林文化，對於自身的生存環境才能有更深入的體認與瞭解，並從中學習與生存環境相依相存的智慧，投入原住民文學的創作。伐伐除了想把自己的族群—布農族，最真實、最內斂的民族靈魂生動的展現之外，更認為祖先累積的智慧和美好的歲月不應只是在部落裡流傳和吟詠。



浦忠成

作用在，必須這樣做，也必須有人這樣做。既然有人做了，他覺得自己可以另闢蹊徑，不用再寫那種文章了。

他認為在歷史潮流使然之下，若有異族共舞的時候，某些環境較為不利的族群傳統文化會被遺忘，所以他在許多作品裡面想要寫出古老的生活方式。除了拒絕遺忘自己的文化，同時他也要拒絕滅絕和同化。實際上，當然可能被同化、被滅絕，但是用文字記述下來，這不失為一種保存文化的作法。這大概是他近期寫《黥面》和《玉山魂》的態度。另外，由於布農族是口傳民族，伐伐一直想寫族群歷史，至少寫下他所知道的那一段布農族歷史，雖然不是全部，但也是自己的一點心意。大概是出自於原住民知識份子的角色，他期許自己能夠多寫一些，才不愧作為布農族的子孫。《玉山魂》是伐伐把所有過去成長過程中逐步思考、沉澱的素材，轉化成文學表現方式的作品，所以已經不再是簡單地說故事。基本上是描述一個小男孩在部落家庭的成長、遭遇的事情、觸犯的禁忌，以及父母親告訴他應該如何去面對這些事情。浦忠成指出，這本書在原住民的創作裡面有著劃時代的意義，標榜著二十一世紀原住民長篇小說已經正式出現了！

寫作態度與期許

從伐伐的角度出發，他認為他的族群病了。因此他以布農族人的身份，用寫作來當成一種自救的藥方。因為布農族有相當豐富的素材，伐伐強調他會一直不斷地寫，不管有沒有人去看他的小說，不管是不是塵封在小小書店的小小角落，因為身為布農族人就要為布農族的一切，或者想要跟世人講的故事寫下來。並且他也祈禱自己的寫作能夠讓布農族有尊嚴地立在大地之上。這是他繼續書寫下去的動力。

目前台灣原住民作家，分布在沿海地區的有周宗經、郭建平、夏曼·藍波安，分布在山林的有瓦歷斯·諾幹、霍斯陸曼·伐伐…等等。除了期待平埔族群能夠重拾祖先的經驗、智慧，發表他們文學表述的重要內容，浦忠成更相信，山海文學是可以在原住民作家的努力之下，彌補過去我們遺忘、不去重視的領域。他也指出原住民作家出版一本書之後就會互相競賽，這種互相學習、互作榜樣的心理，看在他的眼裡，其實是非常欣賞而樂見的。他強調原住民作家依照自己的生活環境，也就是自己的思考、語言表達的方式，希望能夠為原住民族、子孫跟台灣這塊土地留下非常奇特經驗的記述、智慧的保留，都是值得大家一起努力的。

結語

兩人精采的對談深入地探討對於原住民文學及其背負著的傳承使命，原住民的處境與主流社會的侵逼之下傳統文化的沒落等重要議題。在台灣歷史過程中，各族群不僅有獨特的文化背景與發展，文化之間也相互影響，正如浦忠成所說的鄒族與布農族的蘭社群、郡社群之間部分習俗的互涉。因此，台灣及所屬島嶼上所有族群文化都應該有其繼續生存、發展的必要，沒有誰才是永遠的「主流」文化，而且所謂的「主流」也不一定就是正確的。伐伐在對談中指出工業革命以後，人類曾經一度認為文明等於科技，現在屢遭質疑，甚至企圖回返自然，這不就是其中一例嗎？而在台灣最懂得面對大自然、對待大自然的，除了原住民還有誰呢？這都是我們應該向原住民學習、請教的。對談中拋出的許多議題，都值得我們繼續正視並且深思之。

浦忠成，嘉義阿里山特富野社人。文化大學中研所博士。曾擔任花蓮師範學院、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等校之教職工作，2002年任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政務副主任委員，浦氏將學術專業引入原委會，諸如永續經營、生物多樣性等觀念。在國內多種學術期刊發表學術論文並主持參與行政院原委會、教育部、國科會多項研究計畫。浦氏不僅是一位在民間文學上專精的學者，更致力在田野調查文化傳統資料的採錄整理上，研究的對象起自鄒族，但其所持的視野並不侷限於一隅，作品力求各方參照，所有理論的涉獵；材料的採錄都經過心智充實和毅力的操練而成。